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文歸目錄

卷十八

陳亮中興論
陳亮光武
陳亮孫權
陳亮諸葛孔明
陳亮書作法後
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
葉適上宗寧皇帝劄子

葉適上西府書
葉適治勢
葉適財計
葉適播芳集序
葉適李子廟記
葉適贈薛子長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陸游上執政書
陸游上虞丞相書

陸游上辛給事書
陸游與尉論捕盜書
陸游東屯高齋記
李壁代金詔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文歸目錄卷十八終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陳亮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

孫鑛曰羊祜恐孫皓歿與此同意

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它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繼創更立令主不肰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産於人子孫不能継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産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

茅坤曰言言皆治國之要豈粗豪者所能道

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寔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寔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揔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

今以滋户口户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寧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令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閧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勢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illegible]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

丘濬曰固甫中興方畧盡其于兵

固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瀰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它可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處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今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畊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

鍾惺曰李綱辛棄疾皆建此議可見英雄所見畧同

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寔軍籍民俗剽悍聽扵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扵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竝桐柏山以為固揚

楊與同曰同甫自云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此其一定之畧也

兵壔壘增陂泿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畊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庶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自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綴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綴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揕其胸則齊地可謀矣

葛寫曰奇謀偉策動人懷想

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猨辟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既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趨唐蔡則淮西之師怒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怒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肰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洋陸抗

羊祜之後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斷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愚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陳愚慮之崖畧曰中興論惟陛下財奪

鍾惺曰觀其方畧布置有本有末不獨反弱為強可成中興之功而明良治國之道實不外此使之當國當是諸葛武侯一流人

陳亮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鬪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竝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

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恥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潰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何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艸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

批曰深
光武之
心

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鋒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関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

碧嵩曰得此一語尤妙

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頗亦
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
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
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
也千金之子則不肰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
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
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
患者皆藩鎮也此無它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
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也武之畧不可及也且吾久聞自古服擧叛

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它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勅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它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肰而咲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

抑人謀也。

鍾惺曰。惟英雄識英雄。同甫看得古人深細處。正是自己心思與眼孔深細耳。

陳亮孫權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怒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惟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以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

孫鑛曰三作而曰焉道得遠之業

之項籍叔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
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肰而有疑懼之心可未以言則
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
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又為人智而多詐其
言甘其心恐一羅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
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
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遣命拒關
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
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亾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

鍾惺曰高帝智果出吳得天下以矣刀以其三段文字之妙而竟作文字視之也

葛寅曰一派虛景布設如烟雲繚繞五彩變見令目光幾奪

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肰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趙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致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肰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尊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幸天下

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鑽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孳之非臣之私寔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雄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竝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辦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拿而謝遁之後籍猶使之

王巴蜀得乘寡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梁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浮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據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又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致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大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寔出於幸權之不成寔出於不幸故此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鍾惺曰雖亦事後之論卻論出一定之理雖愚人亦知其如此而得如此而失失豈從事後起見哉以為事後起見者不知同甫甚矣

呂坤曰古人隱情衷雖言處只一喻便明宋文人能言所欲言者惟東坡與同甫耳

陳亮諸葛孔明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

象坤曰叙得奇妙雖論武侯亦足以占司馬之學

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繞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躡其後牒閒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乘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

葛窮曰深得聖賢心事足為武侯吐氣

敗歟太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我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能將以乘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拜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聽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歛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斃然孔明終試其兵式以飢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譏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

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喪胆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今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深亡魏既舉則吳人胆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羅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頻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銷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誰能禦之盡一年

之力而吳蜀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寔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寔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緯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鍾惺曰得此一論而武侯之真精神始出無論短武侯者不足數即賢武侯奇武侯者亦非武侯知己也

陳亮書作論法

大抵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鍾惺曰名言不獨作論即時藝亦當如此

主鑒曰開口復仇便覺生氣凜凜

孫鑛曰警語動人

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勢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畢論而無復振起之寔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

事神曰象眼之世人精大約如

南今首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盍其本謀未嘗款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頡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狼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操關輔得其要都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荊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

鋭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肄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貸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者規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夫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絲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

鍾惺曰一時君昏甚矣

惺曰鼎之言

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隷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西畝洙耒耳置不戴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虜弱既已久矣陛下訣尚加回護陰候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添涕行誅顯示決絶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於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咎乎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於

譚元春曰數語并程朱俱在內

是割大河則纂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翁肸附和更為務寔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寔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緇墨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

非紛處也朕而童貫遁師於始至神師道玩寇於彼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屢[illegible]有遺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

春秋之筆

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勛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招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閱閱以句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縣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

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伏。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濶。有驕横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清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

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藥景象而已計其事宜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困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

鍾惺曰兵多遂弱財多遂乏二語殊可深思

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國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後添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閒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

孫鑛曰該吏弊如指掌

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蔽吏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

茅坤曰落落敘來至

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其官孰不堪為其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寔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寔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益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

此一總點前後精神俱振出

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容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寔患深害一大事之幾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寔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

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而朕也朕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至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朕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絶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寔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内者進而聞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安

孫鑛曰長文易散此卻一一結完不漏點水文之有法度者也

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而自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撓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固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撓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宣之廢亮之殞幹齊之叛皆彼之撓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闒茸論緩歲月而誤大事

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宸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李贄曰正則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趙鼎遠矣

鍾惺曰論君臣政事情弊首尾凡三千餘言無一言不從深心中流出無一字不從思筭中得來自稱稽考人心十五年信不虛也

陳仁錫曰宋至此委靡極矣不意有此正氣文字

葉適上寧宗皇帝劄子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者蓋欲改弱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寔政行寔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闊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鬬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孰疑若可以分功者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寔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戎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蕞播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

孫鑛曰宋室激發寫得可憐

後唐衛艱難誅翦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蠕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宜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憤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應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

安之氣而淮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寔政行寔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鍾惺曰激其大志又誠其小心為國之心亦云苦矣